

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

文艺学的人文视界

畅广元 著



A0995425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艺学的人文视界/畅广元著. -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10

(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钱中文, 童庆炳主编)

ISBN 7-81064-286-3

I. 文… II. 畅… III. 文艺学: 美学 IV. I 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6927 号

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

文艺学的人文视界

畅广元 著

责任编辑 胡乃羽

封面设计 李 梅

责任印制 胡晓旭

责任校对 王京丽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E-mail cnup @ mail.cnu.edu.cn

网址 www.cnup.cnu.edu.cn

电传 68418523 (总编室) 68472512 (发行部)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8.625

字数 223 千

印数 0,001~3,000 册

定价 17.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 序

20 世纪的我国文学理论，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一般认为，世纪之初几十年与世纪之末的几十年，是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较好时光，自然，三四十年代也是出现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的时期。

世纪之初，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势头原是很有希望的。梁启超标榜诗界革命、小说革命，把文学与当时救国救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也是国情使然。而王国维在 19 世纪德国哲学的影响下，摆脱了我国几千年的政教文学观，主张文艺为人生，提出文学的独立性与自主性问题，这较之稍后的美国与俄国的形式主义者的文学自主性理论，在论说上既早且要深入得多。但是，文学理论发展的趋势，并不是完全以个人的学识、审美趣味为依归的。

自 20 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社会斗争的形势的变化，从苏联、日本介绍过来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使人们了解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生活 and 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以及文学具有阶级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根本上改造了我国的文学理论，力图使我国的文学理论走上科学化的道路。

50 年代，由于形势、环境的复杂原因，出现了独尊一家、废黜百家的现象，于是随之而来的是文学理论的急剧的政治化倾向、庸俗化倾向，这一过程使文学理论批评成了纯粹的政策、政治功利手段。到 70 年代末，文学理论界几乎是一片荒芜、败落景象。当然这期间并不是没有精当之论、深微之论，但都被淹没于政治口号之中，更有甚者则遭到无情的批判。

70年代末,我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文化转型期,文学理论终于出现了转机。随后,文学理论界在改革、开放的思想引导下,大规模地介绍了外国文论,引进了百年来的各种西方文艺思想。短短十来年间,人们兴致勃勃地模仿、宣传、实验,几乎把百年来的各种欧美文艺思潮操演了一遍,文艺思想空前活跃。

在这种外来文艺思想如潮水般涌来的情况下,人们要保持心态的完全平衡是不大可能的,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思维方式上,都无不受到触动。看到外国文论发展的趋势以及我国文论难以为继的状态,自然会产生求新求变的渴望。这时也有人或把外国文论视为现代文论的范式、我国文论的出路所在;这是因为隔阂既久,所以难免眼花缭乱,心态浮躁,也往往会浅尝辄止,囫囵吞枣;或抱着拒斥的态度,把外国文论视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泛滥,内心惶惶,实有朝不保夕之感,其实这也是大变动时期的正常现象。80年代中期,文学理论界有关文学主体性的争论的出现,是被我国80年代初哲学中的有关人道主义、人性问题、异化问题的讨论所准备好了的,是为外国文论、外国文学的大量介绍、影响所准备好了的,更是为我国文学创作中新的突破的酝酿所触动的结果。在文学理论问题的争论之中,可以说各种思想竞相展现,几乎人人都认为真理在自己手里,要找个地方,一吐为快,或登高一呼,树立新的旗号,文学理论似乎处于严重的失序状态。实际上,这正在逐渐酝酿着一种在失序中不断完善的新型的有序状态,或者说一种新的理论格局。

文学主张杂语化、多样化的时代来到了。一旦旧有的禁锢被捅开,这时就让人觉得,文学理论中的问题是如此众多,以至任何问题都成了问题,必须进行重新阐释;而文学创作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也常常使理论与批评无法对创作再发表恳切、精当之论,不能不陷入尴尬境地。一些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专业学者,事实上早就思考着、协调着文学创作与理论的关系,希冀建立一种多样化的新的文学理论,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

所谓“中国特色”,一、就是用中国人自己的目光、观点与理解,而非外国人的目光、观点与理解,来阐释中外文学现象。

近百年来，中国人几乎总是跟随在外国人的理论创新之后，翻译介绍，来往奔走，疲于奔命，而这种跟随与模仿，又往往变为一种时髦与招摇。二、就是必须连接六七十年来被忽视甚至中断了的古代文学理论传统，从古代文论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摄取那些具有生命力的观念，激活那些并未死去的东西，使之成为新的文论的血肉。三、要与当代的中外文学实践相结合，用以阐释我国的与外国的新文学现象，形成我国新的文论。四、有着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又是多种多样的，对精神现象的大一统、单一化的理解一旦破除，文学理论就显出其自身的多姿多彩，加上各种学派的理论竞丽争妍，就会显得更加绚丽斑斓。

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建设，正在进行之中。建成这一文学理论的标志是，在吸收中外古今文论的基础之上，我们在阐释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现象时，在理论上有自己的一套不断确立着的规范、术语与观念系统，具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独创之处；在世界文论中，不是总是跟着别人说，而是用我们自己的话语表述，并在世界多元化的文论格局中，有着我们文论的一定地位，使中外文论处于真正的交往、对话之中。开始于 80 年代中期直至今天的文学理论的反思，大体是按照这种认识进行的。

回顾文学理论的进展与更新，我们可以说，这 20 年的光阴并未虚度浪掷。就我们所知，不少学者广泛涉猎中外文学论著，借鉴各种流派研究方法，探讨着文学的不同问题：都曾清理、整合过自己的学术思想，从不同侧面来阐明种种文学现象，以适应新的文学实践与新的文学潮流的需要。

对于 20 年来的文学理论研究成果，我们自然不能盲目乐观，但也不宜妄自菲薄。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是个很有成绩的部门，只是未加集中、未曾展示而已。文学理论中出现了不少好书和优秀著作，这是事实。

一是它们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意识就是能够抓住理论中的关键问题或是新的问题，从新的角度，对它们进行合乎实际的理论阐述，提出新见解、新观点，使理论问题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新的说明，从而使理论有所丰富、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只有创新，才能使文学理论研究具有活力，获得生命。新时期的文学理

论改变了原有的文学理论的面貌，它的理论探索的锋芒射向文学领域的各个方面，它所讨论的不少问题，是过去的文艺学未曾涉及的，因此不时引起思想的火花而新见迭出。自然，作为新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整体形态还不够成熟，但是就单本著作水平而言，一些学者是获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的。

二是这些著作初步实现了理论观念的多元化。文学本身的问题是可以分为多种层次的，每一层次的问题探讨的角度又是多种多样的。十多年来，有关文学审美、性质、特征、作品、文体、结构、意象、意境、境界、作者、读者、阅读、修辞以及文艺心理学、文学社会学、文学阐释学、接受理论、比较文论与文化诗学等这类问题的探讨，都有专著问世，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也不乏精品。

三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文学理论学派进入多元化之后，研究方法自然出现了多样化趋势，而一些学科本身就要求新的方法，如文艺心理学、文学话语研究等，方法的多样化更加促进了理论的多元化。这种景象还是我们在 80 年代初所梦寐以求的。理论的多元化、方法的多样化，可以使理性的智慧获得解放从而排除人类思维的独语现象，可以使学术个性得到尊重，使它们成长，获得生机。多样而巨大的学术个性的出现，是一个时代学术成就的标志，一个没有学术个性的时代，必然是平庸的时代。有了学术个性的出现，才谈得上学派的形成，进而漫向四面八方，推动学术的更新与发展。可以这样说，今天文艺理论中的学术个性正在探索之中与形成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大声疾呼文学理论与方法多元化的原因。

一个理论创新的新世纪已经来临。不过任何一种新型的理论形态的建立与发展，都要以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为基础。新时期的文论，作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们无疑可以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前期成果；而作为丰富的思想资料，它们无疑将汇入新世纪的新的理论创造之中。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们编选一套《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我们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工作。“丛书”将分辑出版，每辑 6 种。在目前出版条件相当严峻的形势下，出版社毅然组织

这类学术著作的成批出书，这对于已经走过一段时间的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来说无疑是一个肯定，对于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的文学理论建设，更是一种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巨大鼓励；这种气魄与目光，是令我们十分感佩的。

钱中文 童庆炳

1999.9.9

自序

我常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逐渐地有了结论：我是一个疲惫的追踪者。

20 世纪 50 年代末，从大学毕业的我，是一心想有所作为的。自己心里明白，要在大学执教，没有真才实学是不行的。可那时是刚刚经过“红专大辩论”的年代，一个人花大量时间读书而不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不仅会被组织和他人视为走“白专道路”，就是自己也会如此评价的。当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在社会舆论上是举得很高的，但实际上人们并没有真正地学懂这些理论，倒是养成了“做驯服工具”所必须具备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譬如，在文学理论的教学，除了引经据典地搬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一些文艺观点外，就是联系被判定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潮与文艺作品进行批判。文学理论被认为是党性最强的课程之一，教师本着“舆论一律”的精神，谨慎从事，不能有一点马虎。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 70 年代末，整整 20 年，而这个时间段正是我这样的人不可蹉跎的岁月。80 年代起，我才相对稳定地坐在书桌前，其时，“志大才疏”四个字足可把我说尽。但我意识到时代是不允许自己落伍的，必须奋起直追。事实上不追也不行，仅就文学理论界来说，方法论的研讨，文学观念的重新思考，以及相伴而来的以文艺新思潮名之的各种当代西方文论的译介，已经开创了一种以往从未有过的生气蓬勃的学术发展新局面。面对这样的形势，我的危机感非常强烈，生怕自己成为汰劣的对象。我只能有一种选择：学习自己不熟悉的新知识、新理论，重建自己的知识结构。

重建自我的知识结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得寻找一个学理上的立足点，为此，就必须认真反思既有的这套学理的根本失误。我想起了自己曾经参与过的对钱谷融先生的“文学是人学”思想的批判，在深切忏悔的同时似有所悟地意识到，如果从重新思考人与文学的关系出发，把对人的解放、建设和提升引入到文学理论研讨中来，或许会走出一条路子。恰在此时，我看到了刘再复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论文学的主体性》。在仔细读过这篇文章后，我有一种难以遏止的兴奋，不仅认为他的思路与我有相通之处，而且高我几筹，基本上他已有了一个理论框架。但同时我也注意到他的理论没有把文学置于一个坚实的基础上，我和我的第一届研究生们充满激情地讨论了《论文学的主体性》，并提出我们构想的《主体论文艺学》的核心范畴：“文学活动”。那是一个难忘的时期，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我们深切地体验了理论革新的艰难和幸福。我的研究文学理论的人文视界，就是在这个时期确立的。有人说，一个人内有什么结构，外就会呈现出什么功能。我信这句话。一旦确定了自己学理上的立足点，我在读书和研究中便有了主导方向，而且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问题库”。

沿着这条路走去，我觉得有必要进一步思考我们以往的文学理论教学和研究之所以存在诸多问题的原因。由此我写了《走出“直观的唯物主义”》这篇文章，提出文学活动的范式是人道主义的命题，并在阐明人类从事全部实践活动的基本目的，是要建构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完满、更加和谐和能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需要的对象世界的基础上，对人道主义作如是界定：所谓人道主义，就是把人类从事全部实践活动的基本目的，当作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价值，并用来规定人们的行为，使其更加人化的思想。在《论文艺学的人文价值》一文中，我想说明的是，人格（包括文艺学家的学术人格）的审美化，应当成为文艺学人文价值的总体指向。这是文艺学的学科定位、文艺学原理的“真”和文艺学发展的机制所客观呈现出的学科属性。明乎此，我们从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上，便可以做到“正反互补，择优立论”；从研究方法上，便可以做到“方法多元，万变有宗”；从理论构想上，便可

以做到“百家争鸣，明义是归”。文学理论体系就会呈现出以人为本，以文为用，文理与人道相通的学科特色。

为了不把自己选定的人文视界囿于纯理论研究，我认为有必要对中国古代作家的艺术人格的建构进行分析。《论中国古代作家艺术人格的建构》就是在这种思想驱使下写就的，它通过对诸多古代杰出作家艺术人格的不同侧面的具体分析，论证了艺术人格建构的一般过程：首先，社会基本人格通过简单和复杂的交往活动占有个体作家；其次，个体作家在其历史活动中，对社会基本人格进行自觉的解析与重组；最后，被解析与重组了的社会基本人格，在个体的角色活动中稳态化、个体化。作家艺术人格经过这样的系列运作虽然可以建构起来，但这不是人格建构的终点，终点是没有的，杰出作家毕生都在关注自己艺术人格的建设，努力使之趋于完美。《文气论的当代价值》是为参加“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会议而作。我看重的是“文气”的精神属性，是作为古代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论题的文气论所含蕴的人文价值。我认为，运用文气论的基本观点说明作家自身建设，说明文学创作某些玄奥的心理活动，说明文学接受和批评的一些重要现象，有着其他理论不能替代的作用。所谓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也只能是在对其重要论题进行具体的新阐释的基础上，明确其当代价值，并运用于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以及理论研究，才有可能成为现实。这是我自觉地从人文视界关注和思考我国古代文论的一次尝试。

在主持撰写《主体论文艺学》之前，我就有一种朦胧的意识：文学理论要对认识上具有能动性、实践上具有创造性的作家和读者作较为深入的研究，必须进入文艺心理学领域。当时，鲁枢元教授在这一领域非常活跃，他的不少论文我都认真阅读过，受益匪浅。但我也感到他的某些观点是可以再讨论的，《正确认识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和《作家的审美认识应该是清晰的》两篇文章，就是与他商榷的文字。此后，我陆续写了几篇有关文艺心理学方面的论文，宗旨是在说明直接促使人们对文学进行反思的是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作家的“诗情观念”的形成和其创作心境与激情，都是有着鲜明的审美特殊性的。为了使文艺心理

研究能与作家的创作实践紧密联系起来，我把陕西作家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邹志安、李天芳作为研究对象，采取“案例分析”法，让作家、评论家和青年学者共同就一位作家的创作与创作心理展开对话：年轻的学者首先写出关于作家创作心理的论文，作家在看过论文后，既可以对其作具有鲜明针对性的评论，也可以按自己的思路讲述自身的创作经验与体悟，接着评论家在看过他们的文章之后，写出自己对二者论述的见解。这种“三极对话”的好处，是能让读者透过对话感受到一种客观的“呈现”，从而有利于从不同的方面把握作家的创作心态。《心灵探索者的心灵》就是我为这次“对话”写的小结，它从作家规范系统的转型、艺术自我的确立、文化阙的拓展三个方面论述了五位作家在新时期的创作心理特征。

从上面的陈述中读者多少会感受到我的一种追踪心情，我总想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追踪当时比较前沿的学术思想。我庆幸自己有这样的心劲儿，它没有让我过于落伍。随着人们对文学理论研究全面反思的深入，我愈来愈强烈地感觉到，把文学理论研究局限在单纯的文学格局和各自的理论体系之内，缺乏宏观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缺乏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中、突出文学作为人文现象和文化现象的研究意向，缺乏理论和实践的内在的统一与贯通，严重地影响了文学理论自身的建设和发展。《文学活动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建构活动》、《社会文化秩序与文学活动的价值》、《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危机与文学的价值取向》和《论文学活动的文化功能》，都是在有了上述认识的情况下撰写的。我认为对文学作文化学认识，常由于文化概念的广、狭义之别而有所不同，狭义的文化概念是指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文学虽是其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却保持着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所谓对文学的文化学认识，则是从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普遍性文化功能出发，阐释文学的独特价值。这种阐释一般虽不改变文学的学科性质，却为其提供了一个文化学的知识背景或文化视角。我采用广义的文化概念，它视文化为人创造自己历史的活动，认为文化是人的创造物与创造活动共同构成的一种宏大的有机结构。所谓对文学的文化学认识，是指对文学的性质、活动过程及其特征、活

动的功能等作文化阐释，它构成文化学的一个分支：文学文化学。文学活动之所以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建构活动，是由于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创造物，总是以不同的形态体现着、建构着一种文化精神；作为一种特殊的创造活动，所追求的目的是人的精神自由，所体现的价值是人的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统一；作为创造物与创造活动构成的整体，具有传播与教化的功能，而更重要的，是它要建构进步的个体审美人格。所有这一切都与人的基本文化属性密切相关。如果说，人的基本文化属性是为了趋优而创新，那么，既定的社会文化秩序与人的基本文化属性间的矛盾就是永存的，这样，人对文学的基本期待，就应该是在文学活动中以不同的形态或方式体验着理想的社会文化秩序。而当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成为不争的事实时，人们会从东、西方学者谈论全球化的文化危机总是在控制与反控制、扩张与反扩张、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对立思维模式中运作，发现真正的文化危机是人类的生存境界（意识）的危机。历史要求人类不能停留在从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类无法彻底摆脱本能境界的生存；人类要创造条件，努力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即进入生态境界的生存。生态境界的生存要求人走出生存竞争，倡导高科技与高文化统一的生存实践，强调人应具有高尚的精神生态意识，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生态和谐与健康视为最高的道德准则。激励人走向这种境界的文学，理应在把人的现实存在，整合为一种向生态境界生存发展的新状态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学海无涯，追踪也无止境。由于“先天”知识结构的畸形和知识存储的严重不足，再加上外语水平的一般化，像我这样的学人只能处于“赶”的境地，即使对此有所自觉，也还算努力，却难以赶到前边，更勿谈迎头赶上了。所写的东西汇集在一起，虽不能说一点新意没有，但从总体上讲，它只能是留下一代人中的一类人在学术上艰难跋涉的足迹而已。

目 录

总序	(1)
自序	(1)

上编 走出“直观的唯物主义”之后的文艺学研究

走出“直观的唯物主义”	(3)
——对文艺学学科建设的一种思考	
论文艺学的人文价值	(21)
主体论文艺学的基本范畴	(32)
对文学与人道主义的思考	(46)
文学活动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建构活动	(61)
社会文化秩序与文学活动的价值	(71)
论文学活动的文化功能	(88)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危机与文学的价值取向	(104)
——走向生态境界生存的文学期待	
论中国古代作家艺术人格的建构	(117)
文气论的当代价值	(133)

下编 人文视界中的文学批评与文艺的理学研究

发扬文学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	(157)
小说理论研究中的“人学”	(166)
——《小说面面观》给人的启示	
对《逼上梁山》创作经验的思考	(177)
正确认识创作主体的能动性	(186)

——与《审美主体与艺术创造》一文商榷	
作家的审美认识应该是清晰的	(196)
心灵探索者的心灵	(203)
文学的反思与社会文化心理	(220)
论作家“诗情观念”的形成	(229)
——创作心理探微	
创作心境和激情	(240)
——简论作家的情绪状态	
确立互补性的学术观念	(250)
——对人文学者一种品格的期待	
附：作者小传、主要著作与学术反响	(255)

Contents

Preface

Foreword by the Author

Part I Out of the Literary Studies after “Direct Materialism”

Out of Direct “Materialism”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ies of literature and Art

On the Humanistic Value of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s

Basic Range of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s as Subject

Reflections on Literature and Humanitarianism

Literary Activities as a Special Kind of Culturally

Constructive Activities

Socio-Cultural Order and the Value of Literary Activities

On the Cultural Function of Literary Activities

Cultural Crisis and Value Inclination in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Expectation of literature toward an ecological existence

On the Composition of Artistic Character of Ancient Chinese
Writers

Present-day Value of Literariness

Part II A Humanistic View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Literary Psychology

Promote the Tradition of Realism in Literary Criticism

The Human Aspect in Theoretical Studies of Fiction

——Revelations from *Aspects of Fiction*

Reflections on the Experience Gained from the Writing of

Forced into the Liang Mountains

For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Writer's Subjective Initiative

——In Response to *Aesthetic Subject and Artistic Creation*

A Clear Aesthetic View for the Writer

The Soul of the Soul-explorer

Introspection of Literature and Socio-cultural Psychology

On the Formation of Writer's "Poetic Conception"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psychology of literary creation

Mood and Passion for Literary Creation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writer's emotional state

For a Complementary Academic View

——A Quality expected of scholars in the humanities

Appendix: The Author's Biographic Sketch and Major

Works with Selected Criticism

上 编

**走出“直观的唯物
主义”之后的文艺学研究**